



列

日

董立勃 著

LIE RI

漓江出版社



L I E R I
烈日

主编 阎晶明 ■ 董立勃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烈日/董立勃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3. 4

(中国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5407-2896-5

I. 烈...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403 号

烈日

作者◎董立勃

责任编辑◎辛华兰

封面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h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50 千字

印张◎6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书号◎ISBN 7-5407-2896-5/I·1735

定价◎12.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荒地不再荒	/1/
第二章	黑天也有亮	/20/
第三章	风吹来又吹去	/39/
第四章	天不下雨	/58/
第五章	发大水了	/76/
第六章	大路粗小路细	/94/
第七章	黄土有多厚	/111/
第八章	下霜了	/129/
第九章	好大一场雪	/146/
第十章	冬天还很长	/165/
尾 声	这里的冰雪永远不化	/183/

第一章

荒地不再荒

你是开荒队的队长。你把那种叫玉米的庄稼不叫玉米。你说那是苞谷。你指着刚开出来的一块地,对大伙儿说:我们要在这里种上苞谷。

大伙儿都知道你说的苞谷就是玉米。你是队长,你把玉米叫苞谷。那大伙儿就全跟着不把玉米叫玉米,全把玉米叫苞谷。

你说,你要在这块地里种苞谷。你只是说说,你不必举起坎土镩去挖一道道的垄沟,也不用弯着腰一把把撒种子。你只要说一声,你只要挥挥你的胳膊,大伙儿就一起走进那块地里种苞谷。你只要站在一边,看看沟挖得够不够深浅,种子撒得匀不匀就行了。

苞谷种子是你让老胡去场部拉来的。开荒队离场部有五十里地,老胡赶着马车去拉苞谷种子。出发时,你让老胡把你的老步枪带上。老胡说带它有什么用。老胡说:野兽是不会攻击大马车的。你说:倒不是怕你遇上狼呀虎呀什么的。你说:场部刚来过通知,说是咱们这一带,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躲在山里当土匪。要各个开荒队提高警惕,一旦发现坚决消灭。

老胡带着枪走了。早上太阳没出来出的营地,晚上顶着月亮回来了。把种子卸到仓库,老胡又从装草料的袋子里拿出一瓶烧

酒,还有一条哈德门纸烟。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放到了你住的房子里。你也没说什么,每次让老胡到场部拉运什么东西,老胡都忘不了给你带瓶酒带条烟。你也不知要说什么,也用不着说什么。好多人都想赶马车,你让他赶马车,他才能赶上马车,你要是不让他赶马车,他就赶不上,他就得和别人一样下地干活。

几次班排长开会,有人提到要把老胡从车把式的位子上换下去。说这个家伙干活时不听指挥。往地里运肥时,让他往粪堆前靠一靠,装起肥料来会省些气力,明明只是让马车退几步再往前几步的事,他偏偏不干。类似这样的事,班排长们一说能说一堆。还说他把公家的马车当成自己家里的一样。平常他想让谁谁才能坐,谁要是硬坐上去,他就敢拿长鞭子抽人家。你听了这些汇报,只是笑笑,说这个老胡啊,就是脾气不好。早晚我得收拾他。既然是早晚,也就没个准时间了。

放下烟和酒,你拿出一包扔给老胡。你说:别的干部说什么,你也得听。

老胡接过烟,很感激,说:一仆不事二主,我只听你的话。

你摇摇头,没办法的样子。

老胡一样天天赶着那挂马车,很威风地在开荒队的营地进进出出,长鞭一甩老远就能听到一串响。

种了苞谷和麦子棉花的地方叫庄稼地。盖了房子住着男人和女人的地方叫营地。白天大伙儿到庄稼地里忙活。天黑下来,大伙儿从庄稼地里回到营地,开始忙自己的事。这里和南方北方的村子不同,还基本保持着军队的编制,吃喝穿衣等大小事情都由公家安排了,如果还没有结婚安家,一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忙活的事。

在一口大锅里吃过晚饭,看天上那月亮还没出来。躺到床上还早。大家会凑到一起。有男人们和男人们凑一起,有女人们和女人们凑一起,也有男人们和女人们凑一起。男人们凑一起,说话

不多总是抽烟。女人们凑一起，不抽烟老是说话。男人和女人们凑一起，男人抽烟就不那么放开抽了，女人说话声音也会一下子小多了。好像都揣着个不肯让别人知道的心事。

兰子和梅子住一间地窝子。早先还有两个姐妹一块住。那两个在前不久嫁出去了。空着的两张红柳条编的床，就变成了又长又宽的凳子。有人来串门就坐在上面和兰子和梅子一块聊天。来串门的人还挺多。多是男人。什么老张老李老王还有老胡和老朱。别的男人有时来有时不来，老胡和老朱却是每次都要来的。他们来了以后，有时也不说什么，就坐在那里抽烟。抽得一屋子全是烟。搞得他们走了后，那些臭烟味总也散不去，让兰子和梅子闻着难受。就有点不想让他们来，可她们又不能不让他们来。队长在大会上说了不知多少次，说大伙儿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就是同志就是兄弟姐妹。姐妹怎么能够不让兄弟到自己的屋子里来坐一坐聊聊天呢。

还是梅子点子多。梅子对兰子说：咱们不要等他们来，咱们出去。

兰子说：黑着天，咱们到哪儿去。梅子说：咱们也找人聊天去。兰子想不出，她们可以找谁聊天去。

兰子看着梅子等梅子往下说。梅子说：咱们去队部去找队长聊天。

兰子一拍梅子的肩膀说：对呀，这个办法好，我怎么没想到。

说走就走，两个人把门一关，洗了脸，洗了头发，又把毛巾湿了水，把身上上上下下擦了擦，换了干净的衬衫和裤子，扯着手出门了。刚出门看到几个男人正朝她们住的地窝子走过来，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偷偷地笑了。

对梅子和兰子走进你的办公室，一开始你以为她们有什么事要找你办。在这个地方，一般到你办公室来总是有什么事要办的。听她们说：她们没有什么事就是想来坐坐和你聊聊天。你多少有

点意外可你打心眼还是挺高兴的。兰子老家是山东人，一说话就像吃大葱又脆又亮。梅子和兰子刚好相反，是江南的湘水浸泡出来的，说起话来柔得像微风中的雨丝。多少年来的军人生涯使你极少有机会和女人聊天。更别说是像兰子和梅子这样二十岁的青春女性了。每次和她们聊完天，送她们走出队部的大门，你不由得会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月亮，真的会觉得月亮好像比平常要亮要好看。

不光是聊天，兰子和梅子来了后，总是先要把队部打扫一番。用抹布把你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还要进到你住的房子里把你换下的衣服拿上，看到床单和被褥有点脏了，就马上拆下来。带回她们的房子，等到休息日去水渠边给你洗干净，再叠得整整齐齐地给你拿回来。你要她们不要这样，你说可以自己洗的，她们这样做你是真的不好意思。兰子和梅子却说：你不是说咱们是兄弟姐妹吗，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吗。你比我俩大，就是我们的兄长，妹妹帮兄长洗洗东西算个什么事呀。让她们这一说，你倒有些不好说什么了。

看到兰子和梅子老往你的屋子里去，一些男人就自觉地不再往她俩跟前凑了。只有老胡和老朱似乎还是没死心，还是咋样想着就咋样去做了。老胡仗着和你的关系不同于营地上别的男人，看到兰子去了队部后，他也敢随着去队部坐一会。不过，坐在队部坐在你跟前，老胡不敢胡说八道。还要看着你的脸色。你要是稍稍地表现出不想让在队部坐的意思，他们会马上就站起来，找个什么由头溜得不见影子了。

老朱远远看着兰子和梅子走进队部，他和老胡不一样，他知道他不能进去，就一个人坐在沙丘上抽烟。不过他有他的有利条件，那是老胡不能比的。老朱是兰子和梅子的班长。每天白天干活时，兰子和梅子得听老朱的安排。老朱一样有机会凑近她们。安排活时，他总是把她俩安排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让他一抬头就能

看到她们，她们要说什么，老朱也可以一下子听到。老朱老往她俩身边凑，其实老朱心里面比较起来，想得多一些的那个人是兰子。兰子各方面看上去，要比梅子大一点，壮一点。在荒原上，身体好有时比性格好还重要些。

到场部开会中间休息时，各个开荒队的队长凑到一起。大家说着说着不知怎么就说起个人的事来。一说你才发现这些队长差不多在这段日子都结了婚。结过婚的队长拿你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等七仙女下凡呢。还说你是不是挑花了眼看不上队上的姑娘。队长们说你算了吧别再等了真正的漂亮姑娘是不可能分配到开荒队的。还说那些从山东湖南来的漂亮姑娘在乌鲁木齐一下车就被挑走了。就这么一级级地挑下去，挑到没有可挑的了才会送到咱们开荒队。你尽管骂这些话是屁话，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好像也挺有道理。就说兰子和梅子在开荒队算是够惹眼的吧。可到场部的卫生队一看，那些女护士们个个都比她们水灵鲜嫩。

赶着马车把苞谷种子送到地里，每个班的地头放上一麻袋。最后一麻袋送到了老朱的那个班上。老胡把麻袋卸下后没有马上赶着马车离开，他坐到了地头的田埂上点起了一支烟抽。不是只为了抽一支烟，而是兰子和梅子正在这块地里干活。兰子和梅子各端了一个盆子，里面装着黄灿灿的苞谷，每走一步，会抓起一把，弯下腰撒到新开的土沟里。然后用脚把土再盖上。从老胡坐的地方看过去，只能看到她们的后背。天上太阳老大，地里干活的人全脱去了外衣。男人全穿着背心，女人穿着衬衫。兰子和梅子的衬衫扎进了腰带。撒种子时，一弯腰，她们就得把屁股撅起来，显得那屁股又大又圆。看得老胡好一会忘了抽烟，忘了掸烟灰，长长一段烟灰像条死虫子吊在嘴角，傻傻的样子。不过，当老胡从兰子和梅子的两条腿之间，看到在老朱她俩的前边倒退着挖播种的垄沟时，他再也不能一心一意地盯着兰子和梅子的屁股看了。

让兰子和梅子跟着播撒苞谷种子，老朱没有想到别的，只是想

着能离她们近一点。他是在挖一段以后,觉得头上有些出汗了,直起身子来擦汗。不由自主地朝兰子和梅子看过去。两个人刚好弯下腰去撒种子。兰子衬衫的扣子只有上面的一个没有扣,看过去只能看到锁骨处的一片白。梅子不知道是太热了还是没有在意,衬衫上面的两个扣子都没有扣。这样在她弯下腰撒播种子的那一会儿,就会把胸前一块不该露出的地方露了出来。让老朱一眼看到了梅子鼓鼓的白白的半个奶子。老朱只觉得脑子腾的一下大了起来,知道这样盯着看是不对的,可大了的脑子他一点儿也管不住了。坎土镩挖上几下,就不由得抬起头朝弯下腰的梅子看一眼。直到后来,他看到了在兰子和梅子后面的老胡,看到老胡凶恶的脸上那凶恶的目光正盯着,他想老胡一定是发现了他在干什么,就不再那样盯着梅子看了。

不远处的值日的排长吹响了收工的哨子。弯着腰干活的人全直起了腰。老胡对兰子和梅子说:坐我的马车回去吧。虽然站在地里可以看到营地升起的炊烟,但真要走起来还是要走半个多小时的。再说又干了一天的活,能有马车坐着回去没有谁会拒绝的。兰子和梅子高兴地跟着老胡走向马车。上马车时,老胡怕她们上不去还在旁边扶了她们一把。老胡见她俩跳上去,也跳上去吆喝了一声。六匹马的蹄儿一齐动了起来。

老朱本来是没打算坐马车的,看到兰子和梅子上了马车后,也就身不由己地跟了过去。马车走动时他跑了过去,一下子跳了上去,坐在了兰子和梅子的对面。老胡回过头想和兰子和梅子说个什么话,看到了老朱人模狗样地坐在那里,正对着兰子和梅子咧着嘴笑。老胡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他喊了一声让马停下了蹄子。老胡问老朱谁让他上来的。老朱说他看车是空的就自己跳上来了。老胡说:你马上给我下去。老朱说这马车是队上的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凭什么让我下去。老胡说:你下不下。要是没有兰子和梅子在跟前,老朱看老胡的样子,也会不和他一般见识,就会下去

走自己的路。但兰子特别是梅子正看着他呢。他要是让老胡这么撵下去,他会在她们面前一点面子也没有了。老朱说我不下就不下。老朱的话没有说完,老胡的皮鞭子就抽了过来,一下子就把老朱从马车上抽了下去。老朱滚下马车却没有滚远,而是大声叫骂了一声,扑向了老胡,把老胡从马车上撞了下来,两个人在野地里厮打起来,像是两头公牛搅得尘土飞扬。

手里没有了鞭子的老胡,真和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老朱打起来,没有任何优势。他只要打老朱一拳,马上就会挨老朱一拳。老朱的一只眼青了,老胡的一只眼肿了,老朱的鼻子流血了,老胡的嘴角挂红了。两个人几乎是同时用脚踢中对方,几乎是同时倒地后,又同时爬起来准备再出拳脚时,同时看到了马车上没有了兰子和梅子,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趴在地上,相互瞪着眼,只是呼呼地喘粗气。没有了兰子和梅子在旁边,他俩打架的意义一点儿都没有了。

各自躺在用红柳条编织的床上,兰子和梅子说着话。说到老胡和老朱打架的事。两个人说他们哪像是大男人,简直就是不懂事的孩子。还说革命队伍里的人要讲文明讲道理,打架这样的野蛮行为怎么也不应该发生。兰子问梅子,问她认为开荒队的男人里哪个男人更像是个堂堂正正有力量有智慧的男子汉。梅子想也没有想就一口回答出来了。梅子说:那当然是队长了。兰子也跟着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是这么认为。

看到出现在面前的老胡那个样子。你问老胡是怎么回事。老胡把事情经过对你说了。不过讲的时候老胡把他先用鞭子抽老朱的细节给省略了。老胡给你说是想让你把老朱收拾一下,最好是把老朱的班长给撤了,或者是把他调到另一个班去。说兰子和梅子在他的手下老受他的欺负。你问兰子和梅子有没有受老朱欺负,兰子和梅子全摇头。兰子梅子走了后,你说老胡你呀真是太没出息了,为女人打架打成这样。说得老胡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

老胡才抬起头,对你说:一共才五十七个女人,可咱们的这些兄弟有一百多号,不去争不去夺不去抢,打光棍的日子就到不了头。说着说着,老胡突然一下子跪到了你的面前。老胡说:你就出面说句话吧,让我讨个老婆吧。你只要说句话,让哪个女人嫁给我,哪个女人就会嫁给我。

你没有想到老胡会为了这个事,跪在你的面前。看来娶老婆的事,真的是个很重要的事。老胡都给你跪下了,你没有理由拒绝他。

这一夜你没有睡好,你在想讨老婆的事。不光是为老胡在想,也是为你自己在想。其实老胡的事,并不难办。你只要出面做这个媒,没有那个女人敢不给你这个面子的。

你住的房子有一扇天窗。你躺在床上你透过洞开的天窗能看到一片大大的天空。月亮像是天空的眼睛,你看它的同时,它也在看你。它的目光从天窗钻进来,不但要爬到你的床上,爬到你的身上,还要爬到你的心上。看到你的想法像是野草一样在不安地摇曳,它会怀着深深的同情来帮助你。于是你看到了一条明亮的大路,从月亮一直铺进你的屋子,一对手拉手的女子满面春意地走下来,她们轻无声息地落到你的床头。一边一个把嘴唇贴在你的耳朵上喃喃细语。她们的手沿着你的胸脯向下滑动,你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在她们潮湿温暖的手掌下浪涛般起伏……

你一下子醒了,你想了一会,突然觉得这两个从月亮走来的女子的模样和老到你办公室来的兰子和梅子不差什么。

一份从场部发来的通报,在你的手停留了很长时间,你看着看着,从嘴角流出一缕类似口水的轻蔑。九队的邱队长又被撤职了。同样内容的通报,你这是第三次看到。邱队长你和他还挺熟悉,一个魁梧高大的东北汉子。一个人同时和三个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大炮机枪从来没有让他趴下过。可这回倒下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的女子把他一下子就扳倒了。说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道

门,女人来找他谈工作,要进到里面的一道门里他才会和人家谈。谈着谈着他就把人家摁倒了。他没有想到把人家摁倒的同时也把自己摁倒了。女人站起来穿上裤子,还是原来那个女人,他再站起来穿上裤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邱还是姓邱,可后面队长两个字就再也和他没关系了。

你看不起他们。你知道这并不是一个躲不开的炮弹。你只要真想躲真想不挨这一炮,你是完全可以做到不被它击中的。这可不是你胡说八道。你可以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证明这一点。

那个叫花子的女人,实在受不了挖地开荒的苦累了。找到了你要求你给调换个工作。你说到这里来就是要开荒没有别的活可以干。花子就说让她到伙房去当炊事员。你说这不行炊事班的编制已经满了。花子一下子朝你扑了过来,站到离你只有三四公分的地方,你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女人的气味。花子一把扯开衣服让两个大白兔似的奶子从里面跳出来。花子说:你要让我去炊事班,它们就是你的,你想咋样就咋样,我天天来让你摸让你吸让你……

说真的,你使了好大的劲才让发干的嗓子眼挤出了声响。你连退了好几步,才躲开了那对逼过来的大奶子,你的声音像是变了调难听极了,你让花子快滚出去滚出去。花子走了后,你像是受了重伤一样趴在桌子上,大口呼吸着。你知道你过了一关,一道一般的男人都难以过去的一关。

还有个叫小风的女人,结婚的第七天来找你,眼睛红肿着说是有事要和你谈。一谈才知道,说是她的老公那个玩意不行,硬不起来。你说这个事找你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医生。小风说她起初一开始就没有看上这个男人,是组织上出面介绍她才勉强嫁给他的。让她落到这种活守寡的地步组织上当当然要负责的。你当干部这么多年,还没碰到这样的事,你傻眼了不知道该怎么来解决。小风说:队长,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你赶紧让她快说,还说只要是

你做到的,你一定会去做的。小凤说:队长,我说的办法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不会为难你的,你放心吧。不过,不能在这说,这里是队部,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多不好意思。你说:那到什么地方去说。小凤说:到你房子去。

你的房子和队部紧挨着。进了你的房子你才知道小凤给你说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小凤说我的身子还是没有破,我结婚了身子还没有破我太冤枉,你得把身子给我破掉。说着小凤开始脱衣服,脱光了上身,又开始脱下身。你要觉得我好,你就说,什么时候喊我我就什么时候到。我不会对别人说,对谁也不说。我悄悄地和你好。脱掉了下身的裤子,小凤光溜溜地上了床。看到你还站在一边发呆,小凤说你快上来呀,还等什么呀你呀。

还等什么,你也不知道。只是你看着躺在你床上的那堆肉,你不知道在梦里梦到过多少次的那堆肉。你多么想扑过去在这堆肉里疯狂地打个滚啊。管它是死是活也真正尝尝女人的滋味。三十岁了,你还没有真正碰过真的女人,你怎么可能看到眼前躺着一丝不挂的女人而不心有所动呢。可也怪,不管你的心是怎么动,像野狗像野狼像野马,但你的腿却像是打在地中的石柱,怎么也动弹不了。

小凤下了床走到你的跟前,伸出手在你的裤裆处狠狠地抓了一把。小凤说:你的身子是个男人身子,可你的胆子不是男人的胆子。

门哐的一下关上了。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屋子里只剩下了你。你四处看了看,你发现不光有你,还有两个人也在这个屋子里,他们一直看着你。他们就是贴在墙上的两张人头像。一个叫毛泽东另一个叫朱德。两个人看着你,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你突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像一个英雄。

你站起来,取下了挂在墙上的步枪和望远镜。你一步跨到门外,大声喊着老胡的名字。不大一会,老胡就一溜小跑地出现了。

你说：老胡，给我备马。我要出去转转。你每隔个七八天，就要出去转转。你不说打猎。你说出去转转，就是出去打猎。

这个地方叫古尔图。你说它有多荒凉就有多荒凉，你想它有多荒凉就有多荒凉。荒凉的地方，没有人。有人，也是有很少的人。骑上马你走上一天，可能连一个人也遇不到。没有人的地方，也就没有庄稼。没有庄稼，却有很多的草和很多野生树。有很多野草野树就会有很多的飞鸟走兽。

心情不好时，你会出去转转。心情好时，你也会出去转转。你横在马背上的枪，是一把跟了你好多年的枪。被它打死的人，有多少个，你已经记不清了。怕是把那些尸体一个挨一个摆放起来，能从营地排到远处的雪山脚下。而那些尸体流出的血会比古尔图河还要长。杀人不好，可要看你杀的是什么人。这个地方的男人，没有没杀过人的。别人杀人，是犯罪，可他们杀人却全成了英雄。

没有战争了，没有人可杀了。你一下子还真的有点习惯不了。你就去打猎，瞄准一个鲜活的，正在奔跑的生命，扣动扳机，让子弹飞出去，在那刺鼻的弥漫的火药味中，看到那个生命一下子栽倒在地，热血四处迸溅，你的身心有一种久别的激动。

就像是人群一样，同样是人，也一样有好人和坏人。你并不是面对每一只走兽都会向它们开枪。走兽里也分好和坏。比如说那些野兔和黄羊还有梅花鹿。你就把它们当成好人，见了它们你一般不会举起枪。而那些野狼和野猪，就是坏人，就是敌人。朝它们射击时，你从不会手软，不会觉得残酷。

你就是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男人。

一蓬蓬的芨芨草连成了一片无边的海。骑马跃入其间，会被无数的绿色的浪涛簇拥。你会看到那些起伏的劲草在风中向你折腰，似乎在向你曾有的光荣致敬。你会听到它们在低声的讲述，传扬着你传奇般的一个骑兵的故事。你喜欢这里，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一片远离祖国内陆的边疆的荒野。

从一片草浪中闪出三五只梅花鹿。它们不是头一次看见你。它们好几次看到你朝着它们的敌人豺狼射击。它们知道你是它们的朋友，是一个比那些食肉兽们更厉害却不伤害它们的朋友。

你勒住了马。你看着那些在阳光下的梅花鹿。它们是多么地漂亮啊。你想到了女人，你一下子想到了女人。你曾经好多次看到过梅花鹿，可还是头一次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你的血液在太阳照射下有点发烫了，你的胸脯也像是四周的草浪一样起伏起来……

你举起了枪。

你眯起了眼睛。

你扣动了扳机。

枪响了，血溅开来，把一片芨芨草染红了。

一只梅花鹿倒下去了。

老胡在你身边，他吃惊地看着你。

没有倒下的梅花鹿还站在那里，它们还看着你，它们不相信是你开的枪。它们抬起头，看看太阳，太阳还在，还是那样放射着光芒。

你问老胡吃过鹿肉吗。老胡说没有。你又问老胡用鹿肉下过酒吗。老胡也说没有。你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尝尝鹿肉的味道。你让老胡把这只鹿送到伙房去，你说让兄弟们全尝尝鹿肉是什么味道。

男人活着离不开烟和酒，也离不开肉。肉真是好东西，肉吃起来真的很香。鹿肉有多香，你只有吃了才知道。

这个地方叫古尔图。它叫古尔图，是因为它有一条河叫古尔图。没有古尔图河，古尔图就不会存在。就是存在，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河就像是人身上的血管。河水就是血。

血在汨汨地流淌。

草才活着,树才活着。鸟才活着,兽才活着。这片荒原才会有个名字。才会出现在地图上。才会有了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来到这里种庄稼,盖房子,和别的地方的男人女人一样,做他们想做的事,该做的事。

天下的河没有不弯的。古尔图河也有好多弯。每个弯处,都有一片看起来面积很大的水。像是湖泊一样,在水的中央倒映着天上的云朵。和别处的河弯处大概有点不同。古尔图河的弯处的水边,生长着很多芦苇。芦苇生得很粗,根根都像是男人的大拇指一样,而且很密很高。就像是一堵墙一样立在水边。很大的风沙都会被这堵墙挡住,吹不进这河弯处的水里来。

古